

■ 新作聚焦

盛可以长篇小说《息壤》：

发自己的言 走自己的路

□ 季之米

在盛可以的小说《息壤》中,初家的16岁少女初秀走在回乡的路上,落霞的柔光打在她稚气未脱的脸上,迎面吹来的晚风裹着她怀了孕的肚子。确实,她还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她只是在参加街舞比赛时,跟一个舞美灯光师迅速而短暂地好过,等到肚子像个西瓜一样鼓起来的时候,初秀不知该怎么办了。她回家来,就是想解决发生自己身体里的这个问题。

初秀觉得这是她一个人的事,她若无其事地回来了。然而,兰溪镇槐花堤的人们在第一时间参与了进来,带着集体的古老记忆肃穆指出,现在社会变通了,但也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赶紧结婚把孩子生下来,要么立刻打掉。初秀觉得这些乡邻过于热心自己的事了,她笑眯眯地安慰他们紧绷的神经,嫁人和堕胎都不是她的选项,“总会有个妥当安排的”。人们在初秀的脸上,没有跟踪到任何的惊悚和羞耻,不免有些恼怒:倒是要看看你们初家的那几个姑奶奶怎么帮你“妥当”。

初秀的父亲是初家惟一的男人,他的5个姐姐都是母亲温暖的子宫等他而来的先行练习。可惜的是,这位顶着续香火使命赶来的父亲,却是个智商完全不在线的白痴。因此,初秀能商量的家人,就是那5位天南海北闯荡生活的姑姑。看着这凸挺的肚子,她们想到了自己身体的历史,在这单属于女人的时刻,她们整齐统一地恢复到一个女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她们都是女人,她们每一个人的小腹里都卧着一个子宫,而且,每一个人都窝藏着一个关于子宫的秘密故事。

初云的少女时代,也遭遇过初秀这个未婚先孕的情形,她当年被母亲斥责辱骂后,就缠紧了肚子匆匆出嫁。生了两个孩子后的初云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跑到北京想做复通输卵管的手术,为自己爱的人生个孩子,子宫在她看来,是情感的落地地,要生个娃才算踏实。类似的想法初冰也有,她在广州被一个电工的臆息爱情哄

骗,首先想到的也是用生娃来存留爱情的温度,她偷偷去医院摘取节育环,却发生意外,整个子宫都切除了。从此初冰觉得自己空掉了,变得不再是个女人。初雪一路打拚,独立要强,却也难逃身为女人的劫数:她以为自己已经看清楚了男女关系的利益质地,不会轻易陷入,却偏偏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而且还怀了孕。结果对方非常果决地给她一个手势,打掉。考虑到工作还有前路,初雪自尊地清除了那个生长在子宫里的“问题”,那个在仪器显示屏上的小黑点。初玉靠着读书实现了命运的转折,她是这个家族里最末来的女儿,却也是最被照看的女孩。初玉永远记住了自己大姐刚做完结扎手术时虚弱地平躺着,手臂里还有一个婴儿要吃奶的情形。这个印象让后来从医的初玉对于生孩子产生了恐惧和厌恶,看着女人身体里面的这个梨状器官,她知道它的医学名称是子宫,更认定它的心理学名称是原罪,女人的原罪,女人所有的麻烦都来自于这个部件,这话像握在她手里的手术刀一样凉滋滋着冷光。

所以,初秀,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小说《息壤》通过初家三代8位女性的命运境况,想要说的正是这一句:子宫虽然生长在女性的身体里,但生育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女性自己的事。它可能被框范在有约束力的法律中。无论任何人,都将生活在一个由各种法规制约宗教情感以及社会文化心理交织的密网中,因此,生育这件事被规范也就不必讶异。更何况,生育从来也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孕育的妇产科事件。它从涉及两性关系开始,由此递推,涉及家庭建设、家庭的地位、人口红利以及社会财富等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关系。但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被研究和量化的诸多关系中,女人具体的面目却变得模糊,女人缩略为一个子宫的存在,或者首先就是一个可以生养的子宫的携带者,一块能量的潜发地,被社会的运转体系所接纳。她们的疼痛无奈、喜悦满足都被那些模型原理和数字表



生活的多样性,正在从城市走向乡村。越来越多的女性接纳自己的身体,正视自己的欲望,她们尊重自己,珍视自己的女性特质,就是要发自己的言,走自己的路,让初秀自己有能力认识和承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格忽略了,一并忽略的,还有无形缠绕在每一个女性背后的每一年的现实境遇。

在《息壤》中,初秀的现实处境和内心诉求,她的眼泪和渴望被一呈现。作家通过笔下人物想要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最原初的问题:生育这件事,女性有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这是所有问题的开端、源发地。

那个已经鼓胀起来的肚子,究竟是不是初秀自己的事?当然首先是她自己的事,生产还是不生都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从这个链条上考察的话,没有人再有资格来说,这不是初秀的事。但是,一个16岁的少女,她面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所做出的决定究竟是必须还是选择。这涉及选择的能力以及选择后果的承担问题。如果从这个逻辑关系上讲,初秀的事情又绝非她一个人的事情。她的姑姑初云、初雪、初冰都曾做出过自己的决定,但那里包含着太多的蒙昧、无奈、心酸,那里面包裹的是结冰的眼泪,因为社会没有给出太多选项,甚至可以说没有给出生育行为本身更

■ 短评

一场微醺的游荡

——读李进祥《亚尔玛尼》□ 郑 函

李进祥是一个寡言、和善,皮肤黝黑而面容洁白的西北汉子,与他的作品有着完全相符的质朴气质。正因如此,初读《亚尔玛尼》,我有些震动和讶异:随着李进祥笔下一人、一树、一屋、一狗而徐徐展开的这个叫做亚尔玛尼的村庄,竟让人产生了阅读马尔克斯时那种酒至微醺、晕乎乎飘然然的魔幻感。

小说《亚尔玛尼》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而全文却鲜少光怪陆离的意象,亚尔玛尼中的每一样事物都是写实呈现,李进祥的语言也一如以往,每一个字都结结实实地砸在土地里。小说开篇仔仔细细写了主人公刚回到亚尔玛尼时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丝闪念:一只狗“悻悻地叫着,向他跑过来,快到跟前了,刹住脚,疑惑地看了看,突然变了脸色,低低地吼着,一副随时要向他扑过来的样子”;“房子塌了,“腾起一股尘土,尘土铺开,又聚起来,飘到半空中,散开了”;天黑了,“黑暗从山头铺下来,把整个村子都罩住了,星星照常出来,光线微弱,能闪进人的眼睛里,却撕不破黑暗,那些拆掉顶子的房子影影绰绰的,就像有人站在那里,感觉村里人都还在,都不睡觉,就在暗处看着他”。这些细密短句自带的破碎感和神经质,将读者的神经打磨得纤细脆弱。不仅如此,交织在第三人称描述中六指指指有被害恐惧的自我意识,像一个银锤,不时叮的一下敲打在已经紧绷的阅读情绪上。

在详尽描摹的真实世界中,魔幻感呼之欲出。亚尔玛尼空无一人,而一些被人类社会遗弃的树木鸟兽、断壁残垣却仿佛都已经变成了人。李进祥将人性的幽灵注入一个似荒非荒的空村,用深入隐微的细节层层推进,带着读者一起游荡在亚尔玛尼,借六指之口说出,“我一直都不清楚现实还是梦境”,顺手将读者和亚尔玛尼一同推入虚无。面对空荡荡的亚尔玛尼,六指开始尝试化解孤独。他“拿了一盏油灯去,点上了,屋子的院子被点亮了,那个家活了,那家的

人就在她眼前走路、说话、吃饭、干活,每个人都活灵活现,每个人都满面如生”。因家人贪图彩礼而被迫出嫁的养妻,借着“驴粪蛋”的权力猥亵妇女的刘瘸子,不堪家暴而自杀的刘梅花,欺男霸女却无人敢反抗的村主任……这些故事发生在亚尔玛尼,也同样发生在许多村庄里。人性阴暗面在困境中的放大,乡村文化中的封闭愚昧、触目惊心的集体暴力,这类题材在诸多作品的反复书写下显得千篇一律,而李进祥通过对叙事艺术的追求,将故事编织进层峦叠嶂、山重水复的结构中,隐现于六指和亚尔玛尼的记忆里,形式的审美意义赋予了内容更高的价值。

关于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劳动力匮乏导致的经济萧条、礼崩乐坏,李进祥并未从正面着以笔墨,而是用无入之境巧妙地映照出彼时的境况:“人家搬得从从容容,人家搬得惶惶急急,杨占山家还围着柴火、农具和一地窖的粮食,村主任家到处都是洞,有放火烧过的痕迹……草蛇灰线、蛛丝马迹,使我们相信那些无序的故事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李进祥进入了擅长的勾勒乡村图景的叙事当中。力竭的溺水者会将软泥的滩涂当做坚实的陆地,当无法承受精神孤独的读者满怀好奇地跟着六指在空荡的村庄游荡了许久,同样受到六指焦灼地渴望与人交流的情绪影响,此时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和故事,都自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通常,在城乡二元题材的作品中,李进祥回避的是将二者对立起来,而选择以往的作品也更多关注于此。相对田园牧歌一样的乡村,城市往往被描绘成一个拥挤、污秽、嘈杂充满尔虞我诈的存在。当乡村人在城市受到了伤害,故土是他们肉体与灵魂的归宿。在读到六指放弃了城市富足的生活回到亚尔玛尼时,我以为也将是这样一个个寻根的结局。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却并没有看到想象中对于乡土田园的讴歌和赞美。作为一个生理上异于常人、身份认同缺失的

弱势群体,六指在亚尔玛尼的童年生活是残酷的,而他努力逃离的城市在文中的形象却是模糊的。六指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财富和哪怕是虚伪的敬重,这是足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成就就是城市所赋予的。最终促使六指逃离城市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家庭生活的挫折。作者透过六指的眼睛,描述了妻子的疑似背叛和女儿女婿的算计,同时又指出六指的故事妄想以及家人关于他“有病”的讨论。六指到底是否“有病”?这个问题是作品中很小的一环,却像一面镜子似的映照出读者的生活视野和价值立场。我倾向于认为家庭悲剧和情感不幸是六指的心理障碍导致的,这不能视为城市对他的戕害,归根结底是在亚尔玛尼备受欺凌、缺乏关爱的童年生活的因得出的果。努力逃离的城市包容他,他却从内心无法融入;挣扎逃回的村庄从来不曾尊重他、接纳他,而他却不自知。乡村抑或城市,两处皆不是家。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超越了简单地通过将城乡二元对立制造矛盾的层次,进一步将矛盾引向更深层次的人物内心: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亚尔玛尼》分为三个阶段,1到9章是六指初回亚尔玛尼的独角戏,为全书铺垫了荒凉阴郁的气氛;第10章起,通过点灯引出亚尔玛尼众人的群像,构成故事的骨肉;从22章起,随着鸟儿回村人和考古队的陆续出现,铜钱台古老传说的应验,全村灯火点亮,外力的介入使故事从记忆拉回现实。灯的意向在李进祥短篇小说《挂灯》中曾有所体现,坚守的是信仰和力量。而在这部作品中,灯火点燃了整个村子,六指在火光中看到了村庄的幻象。这是一个从不为这片土地所认可的人在精神极度孤独中最后的徒劳挣扎,一场荒诞由此坠入尘土。故事的最后一句是开放的,大火过后,“六指急得喊叫起来,把他自己叫醒了”。六指究竟从怎样的梦中醒来、亚尔玛尼到底有没有被烧毁,并不重要。这村子,终究是一个败落的废墟了。

■ 第一感受

七十年治淮,群众是真英雄

——评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 □李朝全

由潘小平、李云、余同友、许含章联袂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 中国治淮全纪实》,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难度大,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需要梳理,有无数的人需要采访。报告文学作家要用脚丈量大地,好的报告文学都是行走大地走出来的,四位作家采访了800多人次,历经3年,行程近三万里,艰辛备尝。而且,要把新中国70年的治淮历史梳理清楚,创作难度非同寻常。

这本书的写作角度令人称道。作品立意明确,就是要写一部史志性的报告文学。全书基本上按照时间的脉络,从1950年淮河发大水、李秀英家遭水难开始写起,一直到最后结稿于2019年,将70年的时间划分成若干段落。作者敏锐且敏感地抓住了每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成就,并深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故事。譬如,1951年到1957年间,导流整沂工程以及修苏北灌溉总渠都值得书写。作者写道:“长城是人修的,总渠是人挑的”,对当年的修渠治淮精神概括得很到位。在1958年到1965年间,对于修佛子岭大坝遭遇了急躁冒进、大跃进浮夸风的伤害,作家们也如实记录。1958年到1972年,作品主要聚焦淮河流域的修建,作者形容其为“人工天河”工程,因为它的总长度达到了5万公里。“文革”十年间,主要工程有洪泽湖大堤改建。1977年到1990年间,则有板桥水库的复建。1991年到2001年间,启动了19项骨干工程。2011年到2018年的主要工程是修建王家坝水库。2019年,最终落笔到引江济淮,这是正在开挖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使得梦想能够照进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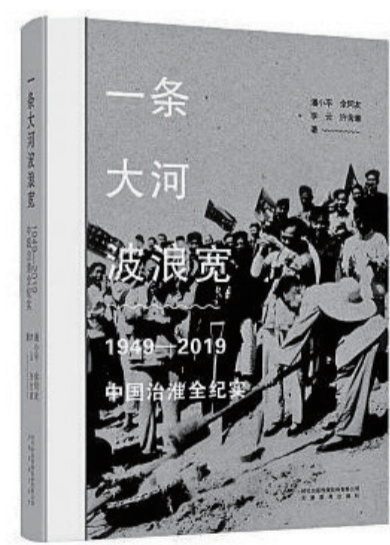
引江济淮工程,开端在合肥西郊的小庙段。在写小庙段引江济淮时,作家特别注意到了1800多年前曹操

曾经在这里修过一段不成功的人工运河“曹操河”,这也是淮河千年治理历史上较早的案例。这些历史典故的引用使得这部作品陡然有了一种历史纵深感:历朝历代都想把淮河治理好,新中国成立70年淮河也曾遭遇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危机。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水污染方面,数十年间涌现出了一批环保的斗士和卫士。《一条大河波浪宽》对此也做了充分的书写和反映。

作品力图真实地展现历史。淮河通过70年的治理,从开始的“人水相争地”,到后来是“人退水进”,一直到今天走进新时代以后的“人水和谐”。作者描写这个变化过程就旨在表现这样一种治淮的梦想,这也是我们治淮的终极目标——让淮河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利国利民,造福后人。因此,这显然是一部带有史志、史录价值的报告文学。

同时,这也是一部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它涉及浩瀚漫长的历史时段,哪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天也有70年,要是从远古治淮开始计算,从大禹治水到曹操修人工运河,一直到今天则是几千年的历史。它所涉及的地域广、人口多,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单单淮河流经的区域就有5个省,流域面积几十平方公里,惠及人口几千万,同时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问题。这部报告文学不仅仅涉及水利治理,同时也包括了科技、人文、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因此它是全景式全方位的报告文学。

这部作品写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也值得称道。它具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比如开篇就写1950年淮河发大水,正好赶上我国内忧外患,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们国家既要抵御外敌,又要治淮治水,搞好国内建设。作家选取的线索性人物非常巧妙,李秀英的丈夫就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她从受难的老百姓变成了



治淮英雄。这个人亲眼见证了整个淮河70年的历程,见证了淮河从水害变成水利这样漫长的过程。

作品的思想深度还体现在其抓住了民生的痛点。淮河是一条难治之河,带给百姓的伤害太多。作者运用详实、可信的数据说明治淮的成就,作品的主题亦即治淮的目的,就是要落到利国利民,落到生态文明建设,落到治淮理念、治淮梦想,落到让淮人安澜这样的目标上,具备思想的深度和立意的高度。

此外,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作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治淮过程中涌现出的百姓英雄的刻画。这些体现群众智慧和民间智慧的老百姓,他们可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许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他们在实践中的发明创造却让人印象深刻。譬如,书中写到的祝怀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农民,他通过对各小组人工的重新统筹安排,消除了闲工,大大提高了效率。作品以鲜活的事例证明老百姓真了不起,群众是真英雄,他们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